

新刻
改正

論語

道春點

二

8712
1914
4



12
1914
4

論語卷之三



公治長第五

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為

朱熹集註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紲息列反公治長孔子弟子妻為之妻也縲黑索也紲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縲又名適字子容諡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

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兒子妻容蓋厚於兒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唯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

焉取斯焉於虔反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嘆其

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

也曰瑚璉也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昧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給

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為於虔反御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况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子使漆雕開仕

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說音悅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得其為未信此聖人

論語卷二

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子曰道

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

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桴音孚從好並

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古字借用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嘆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子孟武伯問子

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

不知其仁也乘去聲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

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

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女音汝下同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

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悅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弗如也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

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

屈故既然而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

宰予晝寢子曰

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

與何誅朽許久反朽音汙與平聲下同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

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

予與改是行去聲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

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寔安之氣勝做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子曰吾

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

剛焉於虔反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枨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

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枨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慾爾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

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為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而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慈之別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

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

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踰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嘆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嘆美之言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

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子貢

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

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好去聲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

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為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嫌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結其為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

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子謂子產

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

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

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

藻稅何如其知也

稅章悅反知去聲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

栱也藻水州名稅祭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稅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

為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梲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

○子張

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字焉於虔反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其為久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未許其仁也

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

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四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三去聲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辭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宜公其

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而反惑之驗與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為尚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悔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聲斐音匪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

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免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醢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大范氏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為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

恥之丘亦恥之

足將樹反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盍音合。蓋，何不也。

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願，聲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己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大小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

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私自，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嘆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訟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焉，如字。屬上句。好，去聲。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也。

論語卷二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謂

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

仲弓曰居

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

簡無乃大簡乎

天音泰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

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味喻夫

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

而簡則為要直內存平簡而簡則為疎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

簡○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

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

矣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好去聲亡與無同遷移也貳復

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哀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哀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苦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矣纒差大便能知之纒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懶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

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末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味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中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金請

益。曰。與之。庚。冉子與之粟五秉。使為並去聲。子華公西赤也。使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為孔子使也。金六斗四升。庚十六斗。秉十六斛。

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衣去聲。乘肥馬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九百辭。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子曰。毋

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

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

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入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

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

非之。蓋亦苟至之。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

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

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

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犁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犁雜文。騂赤

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瞽叟為父而有舜。以鯀為父

而有禹古之聖賢不繫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

○子曰回也其

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

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

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

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與平聲從政謂

為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入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

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

上矣費音秘為去聲復扶又反汶音問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為

已辭言若再來名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入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大寇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伯牛有疾子問

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

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夫音扶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為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己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歿也孔子尤痛惜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食音嗣樂音洛簞竹器食飯也瓢瓢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

有以得之矣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

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音汝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

也

女音汝澹徒甘反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
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
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已徇人之私
可見矣○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
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
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
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
入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惑

○子曰孟之反不伐

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

進也殿去聲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

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為
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
能操無欲上入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
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入之心
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

○子曰不有祝

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

矣

鮀徒河反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
公子有美色言衰裝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子

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
不由戶何故

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洪氏曰人知出
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

○子曰質

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

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
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

期然而然矣○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言甘可以
受和自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
乎然則與其
史也寧野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

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
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子曰知之者

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好去聲樂音
洛尹氏曰知

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
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
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
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

可以語上也以上之上上聲語去聲語告也言教入者當隨高
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踰等之弊也○張

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
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踰等而有
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樊遲問

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

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遠知

皆去聲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
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

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
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為先而不
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為急不
求所難知力行知不憚所難為○子曰知者樂水

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

壽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
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
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
而有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孔子時
齊俗急

功利喜誇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殺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
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
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疆魯弱孰不以
為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為從簡尚功之
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舉廢墜而已一
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為能變之而不得試

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為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

哉

觚音孤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為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

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

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夫音扶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

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子曰中庸

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

不與於行少
有此德久矣

○子貢曰

如有博施於民而能

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

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施去聲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

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

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音天

扶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能近取譬可

謂仁之方也已音手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

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

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

自與己不相于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

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

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

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

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

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

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

不衆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

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

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論語卷之三

論語卷之四

朱熹集註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好去聲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群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

識音志又如字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

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從

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

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沉學者乎

子之燕居申申如

也夫夫如也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夫夫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

也為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夫夫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唯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

復夢見周公 復扶又反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

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嘆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在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為矣蓋

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老則衰也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

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

據於德

據者依

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有日新之功矣

依於仁

依者

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也

游於

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子曰自行束脩以

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十脔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其至薄者蓋人之有主

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人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旁粉反悱芳匪反復扶又反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啟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意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

論語卷三

與爾有是夫

舍上聲夫音扶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六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

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

子曰暴虎馮河凶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

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馮皮冰反好去聲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

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為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與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沉於三軍乎

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

好去聲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

○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為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

齊側皆反齊之為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或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或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

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嘆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舉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

問之

為去聲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聩公薨而國人立蒯聩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聩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聩得罪於父而輒嫡孫不當立故再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

人曰伯夷叔齊

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

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

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蹤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北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子曰飯蔬食飲水出

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

於我如浮雲

飯符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飯食之也蔬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蔬食飲水也雖蔬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

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字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

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

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樂易之語而類記之。

不對

葉舒涉反。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

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發憤而

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遑。但自言其好樂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

者也。

好去聲。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昭著。亦非易得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

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馬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一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予何

離徒雷反。桓離宋司馬向離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離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離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

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

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躡易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行去聲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

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眾之名

子曰善人吾不

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恒胡登反子曰字疑

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亡而為有虛而為

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亡而為有虛而為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

守其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愚謂

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

射食亦及網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

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

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

也

識音志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見賢通反

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或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疑此章有錯簡人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修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已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太抵亦不為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故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為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

知禮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稱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以為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

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

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取七住反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匪非曰黨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巫馬期

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孔子不可自謂

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為萬世之法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和

聲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

之味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

吾果之有得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

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

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己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嘆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

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

久矣

誅力軌反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不誅者哀久而述其行之詞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

固

○子曰君

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孫去聲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子溫而厲威而不

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為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為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啟手足為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

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

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遠近並去。聲貴猶重。

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俗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籩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修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安。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為為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

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

於斯矣。

校討校也。友馬氏以為顏淵是也。顏子之心唯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為存己。失為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

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入與君子

人也與平聲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詞也決詞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

為己任不亦重乎然而後已不亦遠乎仁以

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子曰興於詩而吟詠之間抑揚反復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此而得之

立於禮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

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成於樂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洒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卒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之由於是理

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入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

甚亂也好去聲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

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吝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

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易去聲

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為問況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好去聲

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未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

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見賢遍及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

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

恥也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為士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

政君子之全德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子曰師摯之始

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擊音至雎七余反師摯音樂師名摯也亂樂之本章

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擊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慥慥而不信

吾不知之矣

侗音通慥音空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慥慥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

○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剛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之為學既知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悚然惟恐其或失之故學者當如是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初說姑待明且便不可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

而不與焉

與去聲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子曰

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

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

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巍巍乎其

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

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治去聲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且召公奭太公

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亂古治

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

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

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

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

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伐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指微矣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為一章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

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象宮

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間去聲非音匪黻音

弗洫呼域反間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為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

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間然之有

論語卷之四

論語卷之五

朱熹集註

子罕第九 凡三十一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行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各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

子聞之謂

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

矣。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己，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之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且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

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為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經之省約。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

○子絕四，母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無之盡者。母，史記作無，是也。

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我已也。四者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四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曰

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

孔子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必有者不

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

如予何

喪與皆去聲。馬氏曰。文王既没。故孔子自謂。後必有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矣。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能也

天音泰。與平聲。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為聖也。

子貢曰。

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

子貢曰。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

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

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

牢曰。

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言由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併記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

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叩音口。孔子謙言已。

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眾人以為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鬼。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眾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

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扶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黻者，見之雖

少，必作過之必趨。

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趨，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

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喟，苦位反。鑽，祖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為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

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

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無

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揚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克，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末，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誰

欲從之未由也。已。是蓋不為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仁之時乎。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

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之。

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

且予與其夾於臣之手也。無寧夾

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夾於

道路乎。

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夾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夾起而易。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

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

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

也。韞紉粉反。匱徒木反。賈音嫁。韞藏也。匱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

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衛玉而求售也。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

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

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計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

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而意愈切矣

晝夜天音扶舍上聲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入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

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

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實求位反覆芳服反簣土籠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去聲與平聲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群弟子所不及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

止也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成而孔子惜之言方進而味已也

○子曰由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天音扶穀之始

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
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子曰後生可

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
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焉知之焉於虔切孔子言後
生年富力彊足以積學而有
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
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
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
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異
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
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異
言者婉而道之也繹
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異言無所
忤故必說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楊氏曰法言

若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異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
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
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

改重出而
逸其半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

可奪志也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

者其由也與

不伎不求何用不臧

衣去聲緼紵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敝壞也緼
象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
貉之皮為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以貧富動其心而可
以進於道矣
故夫子稱之
伎之歧反
貪也臧善也言能不伎不求則何為不善乎此衛風雄雉詩孔子引
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強者必伎弱者必求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于德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子曰可與共

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

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為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為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搜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

而。棟大計反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引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言即其事死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為十七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相倫反恂恂

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詞氣如此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朝直遙反下同便旁連反便便

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

朝與下大夫

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侃苦且反誾魚

巾反此君妹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詳也

君在蹶

蹶如也與與如也

蹶子六反蹶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君在視朝也蹶蹶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怠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

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也

擯必刃反躡驅若反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執變色貌躡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

揖所與立

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

襜亦占反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

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襜整貌

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賓退必復

命曰賓不顧矣

行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為君擯相之容

人公

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

闕于逼及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闕之間君出入處也闕門限也禮

過位色勃如也足躡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闕右不踐闕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闕則不恪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守立之處所謂定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攝振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振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

出降一等遲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等階之級也遲放也漸遠所尊氣解顏怡怡和說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蹠蹠敬之餘也○此一節

也復其位蹠蹠如也如不勝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

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踏踏如有循

勝平聲踏色六反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圭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身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踏踏舉足促狹也如循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

私覲

愉愉如也

私覲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子為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

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

紅紫不以爲褻服

子紺深青楊赤色齊服也緹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爲朝祭之服可知

當暑者衿絺綌必表而出之

衿單也葛之精者曰

絺者曰絺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絺絺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裳絺者是也

緇衣羔裘素衣麀裘黃衣
麀研奚反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麀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視裘欲其相稱

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長去聲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裘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

去喪無所不
非惟裳必殺之
殺去聲朝

佩
去上聲君子無故玉不去身鰮璲之屬亦皆佩也

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歎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

齊必有明衣布
齊側皆反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
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為之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節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音嗣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而切之為膾食精則能養人膾麀則能害人

食饔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
甚反饔飯傷熱濕也餲未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餲烹調主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
食饔之食音嗣饔於冀反餲烏邁反飪而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論語卷二

四十一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績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守為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

食音嗣。量去聲。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為人合歡。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淡洽而已可也。沽酒市脯不食。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

不撤薑食。不撤薑食。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不多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

出三日不食之矣。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徑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取。

食不語寢。不言。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亡心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席不正不坐。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鄉人儼朝服而立於阼階。儼。所以逐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儼。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己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且未

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之意多故味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勞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飯扶晚反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則己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

服拖紳

首去聲拖徒我反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下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入太廟每事問

朋友以義合故無所歸不得不殯

曰於我殯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

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之饋雖車馬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臥似人也居居家容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

狎謂素親狎衰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

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

迅雷風烈

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輓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入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

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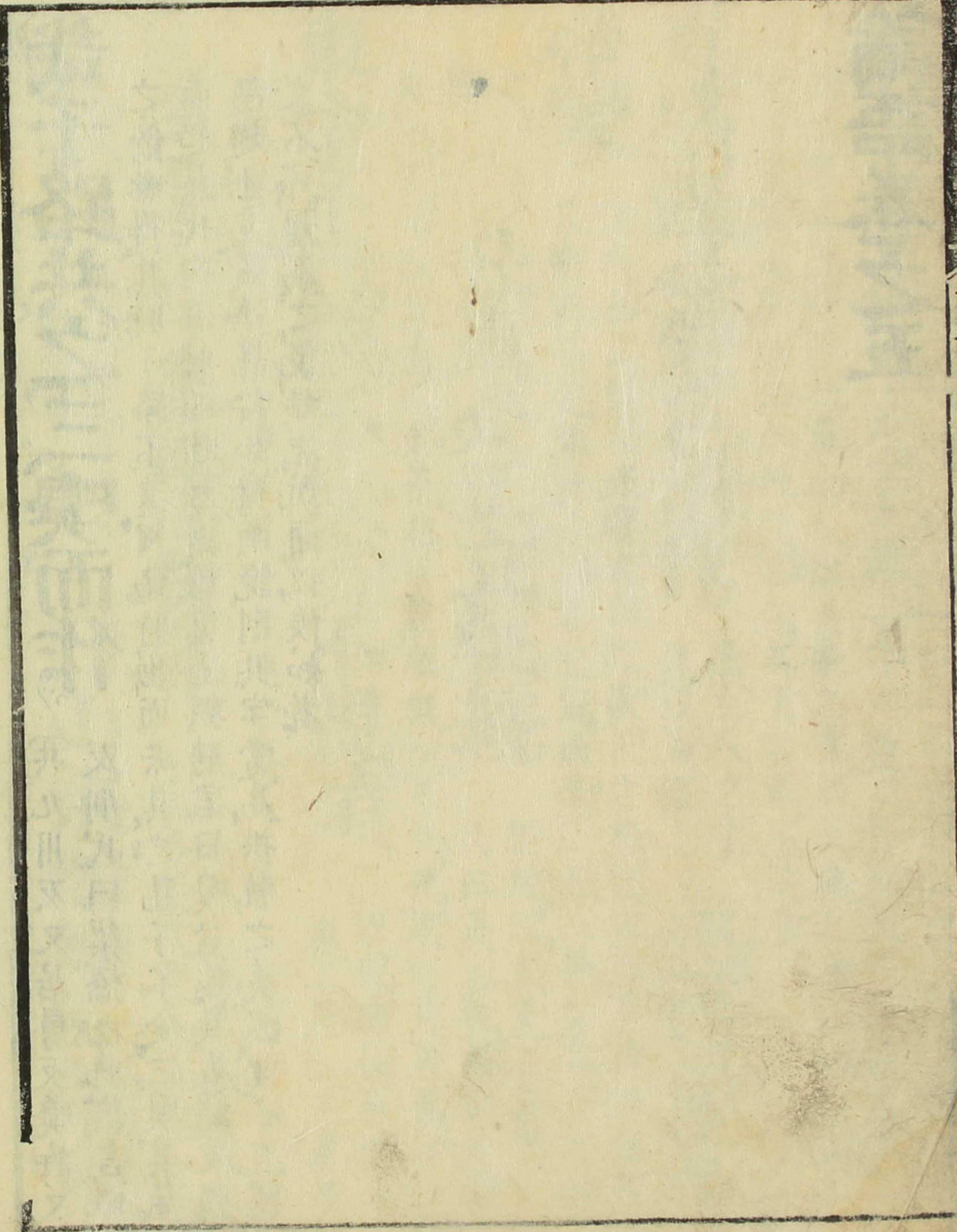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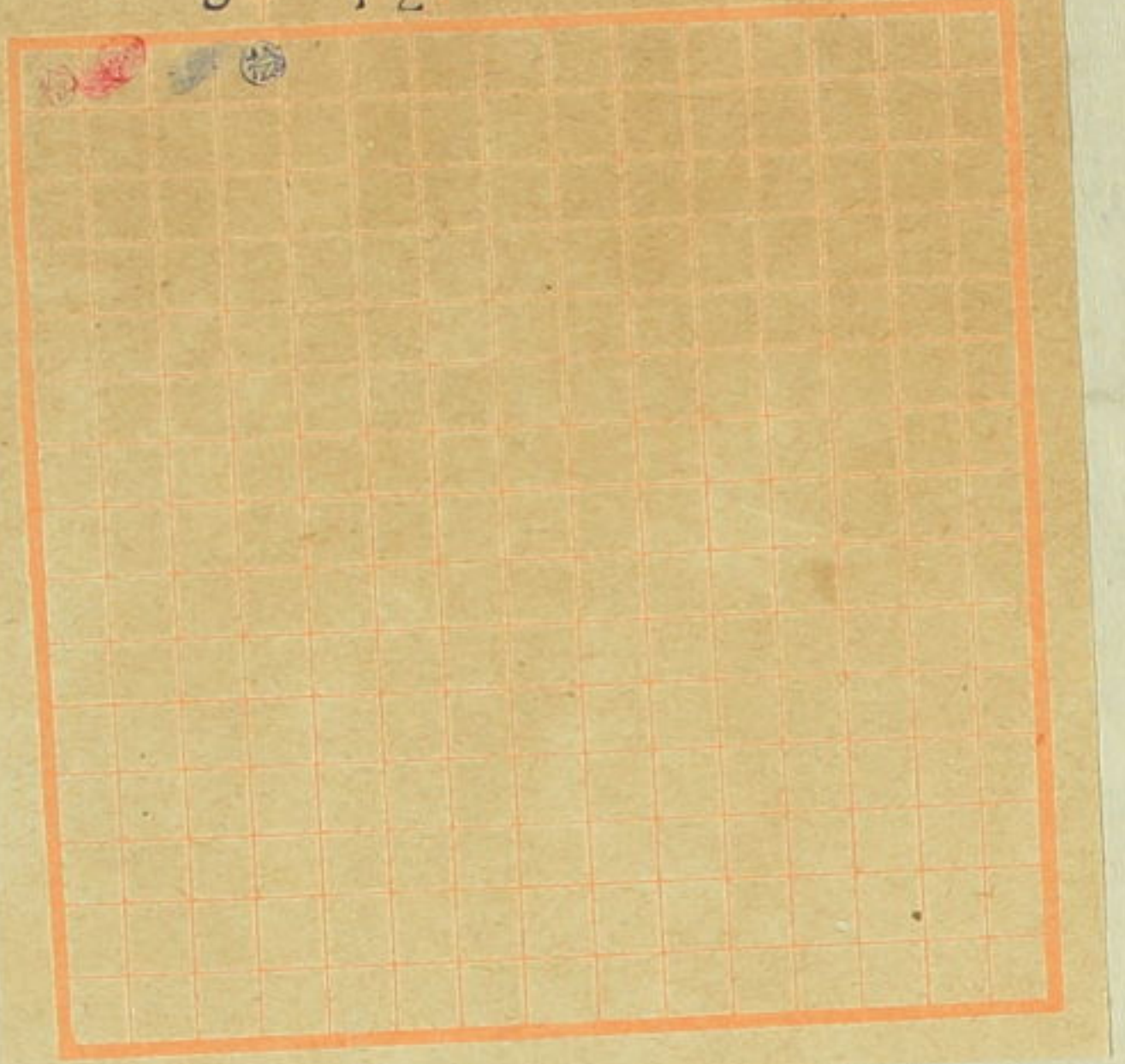
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共九用反又居勇反嗅許又反刑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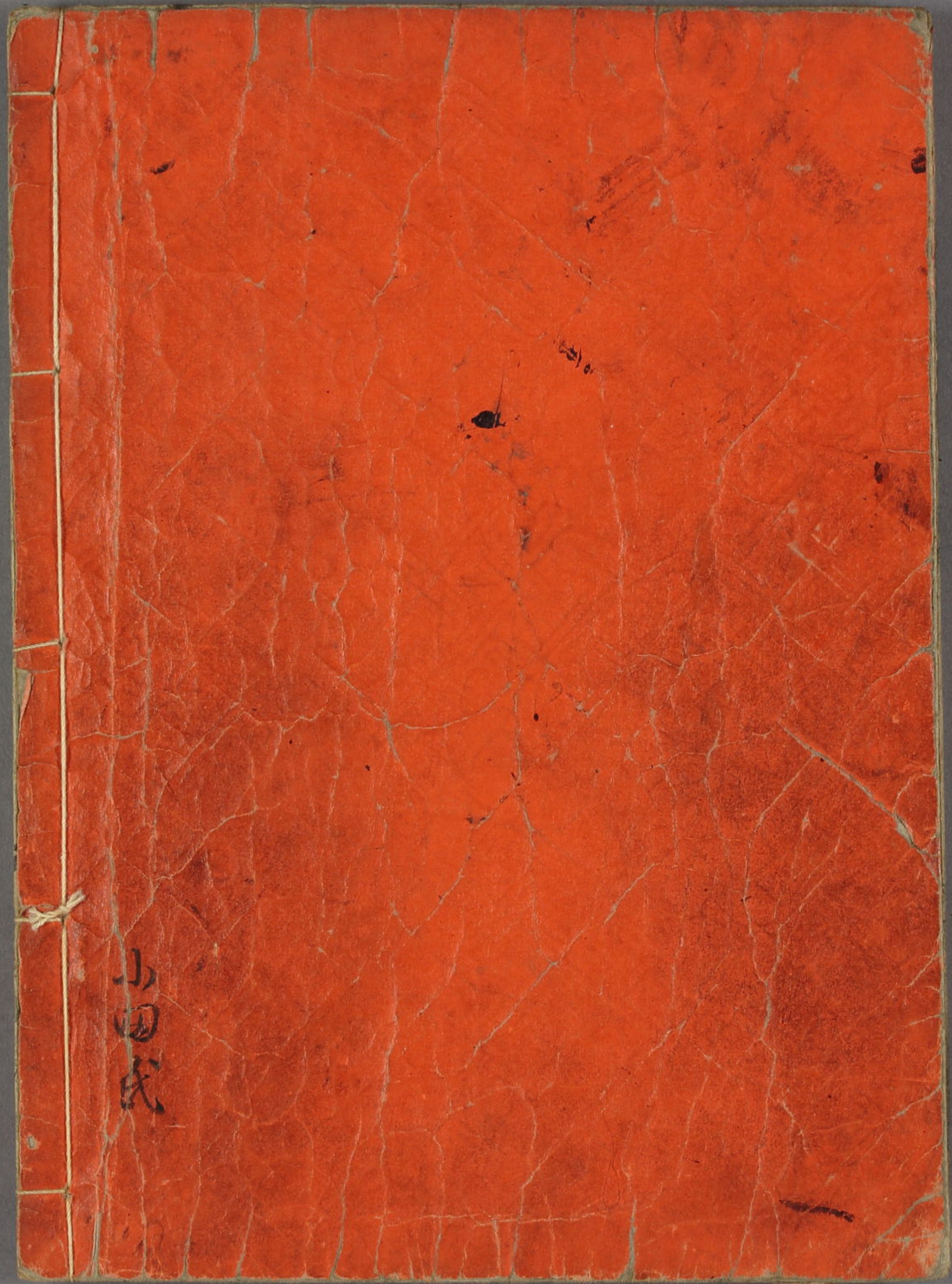
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為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臭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聞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為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彊為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論語卷之五

3 12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小田成